

負暄野錄
洞天清祿集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錄 野 暄 負

撰 題 陳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負暄野錄二卷

舊本題曰陳標撰。不著時代。卷末有至正七年王東跋。乃云。不知何人所述。是當時所見之本。未署名也。今考書中秦璽一條。稱標嘗聞諸老先生議論。則其人名標無可疑。但不知何據而題爲陳姓。案閩書陳標。陳幾之孫。長樂人。紹熙元年進士。書中秦璽條內稱。近嘉定己卯。光宗紹熙元年。下距寧宗嘉定己卯。首尾三十年。又西漢解條內亦稱。聞之梁溪尤袤。惜不再叩之。袤亦當光寧之時。疑卽此陳標也。其書上卷論石刻及諸家書格。下卷論學書之法及紙墨筆研諸事。皆源委分明。足資考證。至所載鼠鬚筆詩一首。宋文鑑題爲蘇過作。其時斜川集尙存。心無舛誤。而標稱昨見邵道豫賦鼠鬚筆。殊有風度。今載於此。云云。則非考之甚矣。

負暄野錄卷上

總論古今石刻

古者金銅等器物其款識文字皆以坯冶之後鐫刻。非若今人就範模中徑鑄成者。金於武陵郡開石寺鐵塔上見鐫刻經咒之屬。皆是冶鑄後爲之。至於石刻率多用麓頑石。又字畫入石虛甚。深至於其鐫鑿直下。往往至底。乃反大於面。所謂如蠹蟲鑽鏤之形。非若後世刻削。豐上銳下。似茶藥櫃槽狀。故古碑之乏也。其畫愈肥。近世之碑之乏也。其畫愈細。愈肥而難漫。愈細而易滅。余在漢上及襄峴閒親見魏晉碑刻如此。兼石既麓頑。自然難壞。後世石雖精好。然卻易剝缺。以是知古人作事不苟。皆非今人所能及也。

蔡璽文玉刻

古器物銘載此璽文云。得於河內向氏家。援集古印格所載。謂是秦璽。按金石錄。元符中。咸陽獲傳國璽。初至京師。執政以示故將作監李誠。誠手自摹印二本。以一見遺。又蔡條鐵圍山叢談載。元符所得乃漢璽。其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九字。今此璽文乃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文不同。則知趙明誠蓋未嘗見秦璽也。按晉書載。此璽自漢傳至晉。逮五胡亂華。璽爲石勒所收。石既敗滅。璽失所在。後戴施得之。歸於東晉。但其璽文乃云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已非是舊文矣。又歷六朝至隋氏。隋之平陳。復得舊璽。乃

者一笑。近世洪景伯丞相著隸釋，卻有前漢哀帝元壽中郿縣一碑，或謂乃後人僞爲者。按石湖集有七十二家詩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爲說羣胡爲封土，世閒隨事有知音。注云：「在講武城外，森然彌望，北人比常增封之云云。」此以爲項王廟詩，恐是誤記。

古碑毀壞

趙德甫謂所著金石錄，壽於二千卷所載之碑，由今觀之，信然。石刻固非易朽之物，其如隨時廢興，摧毀非一。前輩所載，元祐中丞相韓玉汝帥長安，修石橋，督責甚峻，村民急以應期，悉皆磨石刻以代之。前人之碑盡矣。余又聞蕭千巖云：「蔡拱之訪求石碑，或蹊田害稼，村民深以爲苦，悉鑿其文字，或爲柱礎，帛礎略不容存留。又自亂離而來，所在城堡攻戰之處，軍兵率取碑鑿爲砲石，摧毀無餘。凡此皆是時所遭其仆壞之門，殆非一端，蓋亦碑刻之一厄會也。」

樂毅論

無錫徐氏家藏樂毅論碑石，止存五塊，可見者一百八十九字，用木匣鐵束，甚寶祕之。徐氏之上世名績，字君徽者，劉公敞原父之妹壻也。嘗與原父評論石刻始末，跋此碑尤詳。云樂毅論有二本，其一元豐初，吳人得其石於太湖水中，石缺過半，背面皆有刻面十三，背亦如之。後題永和四年十二月廿四日書賜官奴，其上書异僧權，即梁朱异僧權也。其一，即周越書苑所載高紳學士得其石於秣陵井中者是也。凡二十九行，石缺一角，後兩行只有最下一字，至海字止。紳之子安世卒於吳興，其家以石質錢於州民。

錢氏家當官者每令摹拓錢氏厭之。給爲比以失火焚毀矣。熙寧中吳大饑疫趙子立者以金質得之。又云舊傳樂毅論乃右軍親書于石其後石入昭陵朱梁時溫韜得之復傳人間卽高氏本也是褚遂良記貞觀中內出樂毅論真跡令直弘文館馮承素模寫賜長孫無忌等筆勢精妙備盡楷則子立所得高氏本字亦奇絕非右軍親書于石亦摹真跡而刻之者子立名竦泉州人曾將漕兩浙入爲都水使者無子有二女長嫁徐康直字平甫卽君徽之子也子立死以石授平甫徐氏再世寶藏尤延之給事表王順伯大卿厚之皆有題跋尤謂余常親見歐陽公集古所藏高氏本梅聖俞於碑後白紙缺處題甚妙二字與此卷前一本同王謂考之集古錄高紳子弟以石質錢於富人其家失火遂焚其石今無復有本矣趙德甫金石錄云集古錄謂石焚非也元祐閒余侍親官舍徐州時故郎官趙竦被旨開呂梁堰挈此石隨行竦沒石遂不知所存蓋歐陽公爲錢氏所給而趙德甫則不知石後歸徐氏也又碑有朱异徐僧權押縫者乃梁朝摹刻之本又上有小字云大和六年中勒畢大和唐文宗年號是經唐時再摹刻也字體比徐氏稍肥然極有典刑此石出太湖時爲章氏所得刊二印爲朱文云申國祕藏及章淵文房印淵字伯深乾道閒嘗爲江山宰寓居于吳余猶及識之亦疎爽好事今不知此石尙存其家否

右軍書論

右軍書使門生喪心僧辨才殞命昭陵被發咸陽嫗受驅其爲世所珍貴而貽害於人也蓋如此

篆法總論

小篆自李斯之後。惟陽冰獨擅其妙。常見真跡。其字畫起止處。皆微露鋒鏑。映日觀之。中心一縷之墨。倍濃。蓋其用筆有力。且直下不欹。故鋒常在畫中。此蓋其造妙處。江南徐鉉書亦悉爾。其源自彼而得其精微者。余聞之善書者云。古人作篆。率用尖筆。變通自我。此是活法。近世鶴山魏端明先生亦用尖筆。不媿昔人。常見今世鬻字者。率皆束縛筆端。限其大小。殊不知篆法雖貴字書齊均。然束筆豈復更有神氣。山谷云。摹篆當隨其喎斜肥瘦與槎牙處。皆鑄乃妙。若取令平正。肥瘦相似。俾令一概。則蚯蚓筆法也。山谷此語。直自深識篆法妙處。至於槎牙肥瘦。惟用尖筆。故不能使之必均。但世俗若見此字。必大哂嫌。故善書者。往往不得已而徇之耳。

李陽冰書

義興莊元卿家所藏絹本小篆。題顯揚儒教四大字。各從四尺而約衡五之三。畫經二十而一。位置得宜。頓挫有法。發筆處圓若運規。而見鋒穎。歲久。絹質腐敗。墨色不漫。體勢精彩。猶若飛動。元卿言。其大父少師僖簡公。官京師時。得之於河內向氏家。相傳爲李陽冰少監所書。雖無題識可考。然其觀神氣。信所謂如古釵倚物。力有萬夫。度非後人所及。按陽冰當至德時。嘗欲立石經。而弗果。四字之作。安知其不爲此而發。卽此亦可驗其爲陽冰書云。

章友直書

建安章伯益友直。以小篆著名。尤工作金釵體。初來京師。人有欲從之學書者。章曰。所謂篆法。不可驟爲。

須平居時先能約束用筆輕重及熟於畫方運圓始可下筆其人猶未甚解章乃對之作方圓二圖方爲棋盤圓爲射帖皆一筆所成其筆畫麗細位置疎密分毫不差且語之曰子姑歸習之能進乎此則篆有餘用不必見吾可也其人方大駭愕不敢復請問蓋其筆法精熟心手相忘方圓不期自中規矩友直尤工作古文余嘗見其爲信州弋陽縣□□峰記文意高絕蓋非止以字畫名世也伯益旣下世有女適著作佐郎黃元者能嗣其篆法備極精巧嘗書陰符經字皆徑寸勢若飛動伯益姪孫章衡得其本知襄陽日刻于郡齋余嘗得墨本誠可珍玩

邵餽書

邵居士餽才行俱美高尚不仕隱居丹陽尤工爲釵股篆世所欽重范文正公作釣臺嚴先生祠堂記欲求其書而刻之石專遣錢持書懇之余嘗傳得范公之書今錄于此書云

仲淹書白先生邵公足下仲淹今春與張侍御過丹陽約詣先生維舟湖濱聞先生歸山所謂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惘然愧薄宦之不高矣暨抵桐廬郡有嚴子陵釣臺思其人詠其風毅然知肥遯之可尙矣能使貪夫廉懦夫立則是有功於名教也乃作堂而祠之又爲之記聊以辨子陵之心決千古之疑又念非託之奇人則不足傳於後世今先生篆高出四海誠能枉神筆於片石則子陵之風後千百年未泯其高尚之爲教也亦大矣哉謹遣郡校奉此恭俟雅命觀此書語則其推重邵君亦不薄矣余又於巴陵登岳陽樓乃滕宗諒子京知郡日所脩記亦范文正公所撰蘇舜欽書邵餽篆額時號四絕云

近世諸體書

余嘗評近世衆體書法。小篆則有徐明叔及華亭曾大中。常熟曾者年。然徐頗好爲復古篆體。細腰長脚。二曾字則圓而勻。稍含古意。大中尤喜爲摹印。甚得秦漢章璽氣象。隸書則有呂勝己。黃銖。杜仲微。虞仲房。呂杜黃工古法。然雖頗勁。而其失太拙而短。虞閒出新意。波磔皆長。而首尾加大。乍見甚爽。但稍欠骨法。皆不得中行。草則有蔣宣卿。吳傳朋。王逸老。單炳文。姜堯章。張于湖。范石湖。蔣吳極秀媚。所乏者遒勁。逸老草法甚熟。而閒有俗筆。單字法本湯少師凝式。而微加婉麗。姜蓋學單而入室者。于湖石湖。悉習寶晉。而各自變體。今世俗於篆則推明叔。隸則貴仲房。行草則取于湖。蓋初無真識。但見其飄逸可喜。殊不知此皆字體之變。雖未盡合古。要各自有一種神氣。亦足嘉尙。人效之者。往往但得形似。非惟不及。且併失其故步。良可歎也。

蔣宣卿書

蔣宣卿待制燦。紹興中。以善書著名。因救解岳侯。遂忤秦相。諷言者論罷。閑廢十年。一日。忽報有中使至其家。時秦尙當國。老幼驚惶。慮有不測。蔣神色不變。徐而言曰。主上聖明。吾無大過咎。且旣從罷免。縱有後命。不過符下州郡處分耳。亦何至遣中使。此必美意。不然。亦當任之。旣而中使納謁。具傳上旨。賜以香茶湯藥。宮羅之屬。又頒下翰苑所撰憲聖慈烈皇后之弟吳八郡王蓋神道碑。命蔣書之。蔣卽奉敕。書以授中使而歸。憲聖及后族錫賚。至數千緡。繅帛文房之具。蔣久閑廢。頗窘匱。賴以少蘇。蔣之字畫。高出流

輩而高廟垂情詞翰。臣下雖在閑廢中。猶不忘如此。蔣能不爲動容。安靜以待。其量亦有可取者。蔣前將漕江西時。先大父嘗爲幕屬。及其家食。嘗專詣荆溪里第訪之。親聞其說。

小王書

世稱小王書。蓋稱太宗皇帝時王著也。本學虞永興書。其波磔加長。體尙嫵媚。然全無骨力。方上集刊法帖時。著預校定。識鑒凡淺。不無謬誤。如列王坦之於逸少。諸子閒意。謂名皆從之。殊不知坦之乃王述之子。自太原王耳。非琅邪族也。黃長睿志及書苑云。僧懷仁集右軍書唐文皇製聖教序。近世翰林侍書輩學此。目曰院體。自唐世吳通微兄弟已有斯目。今中都習書誥敕者。悉規倣著字。謂之小王書。亦曰院體。言翰林院所尙也。

負暄野錄卷下

學書須觀真跡

石湖云。學書須是收昔人真蹟佳妙者。可以詳視其先後筆勢輕重往復之法。若只看碑本。則惟得字畫。全不見其筆法神氣。終難精進。又學時。不在旋看字本。逐畫臨倣。但貴行住坐臥常諦翫。經目著心。久之。自然有悟入處。信意運筆。不覺得其精微。斯爲善學。

寫大字法

古人作大字。常藏鋒用力。故其字畫從顛至末。少有枯燥處。今往往多以燥理爲奇。殊不知此本非善書者所貴。惟斜拂及挈筆令輕處。然後有此。所謂側筆取妍。正蹈書法之所忌也。

論細字說

漢師宜官善書。大則徑丈一字。細則方寸千言。又晉衛巨山論書云。其大徑尋。細不容髮。迫而察之。心亂目眩。嘗觀東坡題蓮經前注云。經七卷。如筋籠。故其語云。卷具盈握。沙界已周。讀未終篇。目力俱廢。乃知蝸牛之角。可以戰蠻觸。棘刺之端。可以刻獼猴。黃長睿跋細字華嚴經亦云。書是經者。尺紙作七萬字。余謂七卷之軸如筋。猶或可書。至於尺紙作七萬字。誠爲難事。若以宜官方寸千言概之。已爲有餘。此說殊不近人情。恐決無是理。余不敢以爲然。

總論作大小字

昔人云。作大字要如小字。作小字要如大字。蓋謂大字則欲如小書之詳細曲折。小字則欲具大字之體格氣勢也。刊勒之工。仍有善展字。不拘字之大小。皆可遞展。其法以刀鑿去紙。存墨。就燈旁映之。去燈愈近。則其形愈大。自尺至丈。惟意所定。然後展紙于壁。模勒其影。既小大適中。且不失體勢。亦良法也。

論筆墨硯

硯貴細而潤。然細則多不發墨。惟細而微有鉅鏤。方其受墨時。所謂如熱熨斗上燭蠟。不聞其聲。而密相粘滯者。斯爲上矣。墨貴黑光。筆貴易熟而耐久。然二者每交相爲病。惟墨能用膠得宜。筆能擇毫不苟。斯可兼盡其善。又硯忌枯燥。則易吸水。墨忌濡溼。則易昏滯。筆忌乾捺。則毫隨膠折。故愛硯之法。當以鬆匣相之。不惟養潤。亦可護塵。研墨當旋滴水。勿使停積。昔人多用硯板。不鑿墨池。政恐膠久而凝滯也。用筆時。當先以清水濡毫。令稍軟。然後循毫理點染。仍別置洗具。用畢。隨即滌濯。勿使留墨。則難禿也。藏墨當以茶葉包之。又以綿裹而入於櫝。則蒸滷不能入。藏筆宜皂角子水調鉛粉蘸上。則不生蠹。如上諸法。留意文翰者。皆能知之。今謾書示兒輩耳。如藏筆墨。則高挂。用木匣懸於梁棟間。

俗論筆墨

俗論云。善書不擇筆。蓋有所本。褚河南嘗問虞永興曰。吾書孰與歐陽詢。虞曰。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此。裴行儉亦曰。褚遂良非精墨佳筆。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余與虞世南耳。余謂工不利器。

而能善事者。理所不然。不擇而佳。要非通論。又世俗評墨訣云。拈著輕。嗅著馨。磨著清。此亦非真知墨者。蓋墨質貴重。實輕則不堅。色貴光黑。清則不濃。又墨之香者。多使腦麝。好惡初不在此。具生蒸腐。今其所謂。皆非佳墨所宜。俗輩之見不明。其說不可據如此。

論紙品

蘭亭序。用鼠鬚筆。烏絲欄。覆紙。所謂覆紙。蓋實絹帛也。烏絲欄。卽是以黑間白。織其界行耳。布縷爲紙。今蜀箋猶多用之。其紙遇水滴。則深作窠臼。然厚者乃爾。故薄而清瑩者。乃可貴。古稱剡藤。本以越溪爲勝。今越之竹紙。甲於他處。而藤乃獨推撫之。清江。清江佳處。在於堅滑而不留墨。新安玉板。色理極膩白。然質性頗易軟弱。今士大夫多糲而後用。旣光且堅。用得其法。藏久亦不蒸蠹。又吳人取越竹。以梅天水淋。令稍乾。反覆捶之。使浮茸去盡。筋骨瑩澈。是謂春膏。其色如蠟。若以佳墨作字。其光可鑑。故吳箋近出。而遂與蜀產抗衡。江南舊稱澄心堂紙。劉貢父詩。所謂百金售一幅。其貴如此。今亦有造者。然爲吳蜀箋所掩。遂不盛行於時。外國如高麗。閤婆。亦皆出紙。高麗紙類蜀中冷金。縝實而瑩。閤婆者。厚而且堅。而長者至三四丈。高麗人云。抄時使幅端連引。故得爾長。胡人用作帷幄。修齋供。則張之滿室。若有嘉會。乃更設花布及麕綺所爲者。

春膏紙詩

吳門孫生造春膏紙。尤造其妙。余嘗賦詩曰。

膏潤滋松雨。孤高表竹君。夜礪寒擣玉。春几瑩鋪雲。越地雖呈瑞。吳天乃策勳。莫言名晚出。端可大斯文。
近觀米南宮。有一帖云。余嘗礪越州竹。光透如金板。在油拳上。矩截作軸入笈。番覆數十張。學書作詩。
寄薛紹彭。劉涇云。越筴萬杵如金板。每用杭油與池蠶。高壓巴郡烏絲闌。平欺澤國清華練。老無他物適
心目。天使殘年同筆研。圖書滿室翰墨香。劉薛何時眼中見。薛和之云。書使瑩滑如碑版。古來精紙惟開
寶。杵成剡竹光凌亂。何用區區書素練。細分濃淡可評墨。副以谿嚴難□研。世傳此語誰復知。千里同風
未相見。以此觀之。則其擅美。蓋可知矣。

紙分陰陽面

凡紙皆以澆處向上爲陽。著簾處向下爲陰。今人多爲面陽而背陰。蓋以陽面雖麗。而光滑不凝滯。陰背
雖細。而艱澀能沁墨故也。然太滑又易失用筆之意。太澀又推筆不行。惟今之清江及越竹紙。其陰面細
而不澀。用以作字。筆法具存。其陽面則光滑太甚。筆鋒未到而墨已先馳。似過於駿快也。

論筆料

韓昌黎爲毛穎傳。是知筆以免穎爲正。然兔有南北之殊。南兔毫短而輒。北兔毫長而勁。生背領者其白
如雲。霜毫作筆絕有力。然純用北毫。雖健且耐久。其失也不婉。用南毫。雖入手易熟。其失也弱而易乏。善
爲筆者。但以北毫束心。而以南毫爲副。外則又用霜白覆之。斯能兼盡其美矣。古人或用狸毛。鼠鬚。今都
下亦有製此筆者。大抵只是於兔毫中入數莖同束。聞之工者云。但可以助力。且作美觀。然不可多用。多

用則大麓澀。閩廣閒有用雞羽。鴈翎等爲筆。余嘗用之。究其軟弱無取。殆亦求奇之過。酉陽雜俎載。南朝有姥。善束筆。心用胎髮。蕭子雲嘗用之。似是取其軟熟。此法今不復見於用。吳俗近日卻有用竹絲者。往往以法揉製。使就揮染。或謂是苕枝。而冒稱曰竹絲。江西亦有緝竹爲輕絺者。疑未必不可爲此也。

二毫筆

歐陽通以狸毛爲筆。以免毫覆之。此二毫筆之所由始也。以羊合兔。盛於今時。蓋不但剛柔得中。差宜作字。而且價廉工省。故人所競趨。番陽張彥實待制。名杞。元注云。犯光廟御諱。敦嘗爲賦詩云。包羞不借虎皮蒙。筆陣仍推兔作鋒。未免吹毛強分別。卽今同受管城封。

詠筆詩

猩猩毛筆。惟山谷詩絕冠。名士無不諷詠。茲不贅錄。昨見邵道豫賦鼠鬚筆。殊有風度。今載于此云。太倉失陳紅。狡穴得餘腐。旣興丞相歎。又發廷尉怒。磔肉飼飢猫。分毫雜霜兔。插架刀槩便。落紙雲煙驚。穿墉一何微。託此馳佳譽。

毫錐名筆

世稱筆之鋒短而銳者爲毫錐。蓋本白太傅詩云。有毫鋒銳若錐之語。白自注云。時與元微之各有鋒纖細管筆。攜以就試。相顧輒笑。自曰毫錐。

近世用筆

今所在筆生作筆。例是尖鋒。蓋士子輩編節時文。只是用筆端點啄於紙上。成字具體而已。更不顧法度如何。故率作此。以便求售。余乃用筆心作字。全使此等筆不得。每染一管。至於搶禿。終不可意。嗟乎。文既趨時。筆亦徇俗。苟利成風。勢不可挽。欲求爲印泥畫沙之妙。正如策蹇驢而追驥驟。豈不難哉。但鋒齊之筆。乃有易禿之患。惟良工專務擇毫。飽而有力。自然難乏。

論墨法

近世言墨法者。蓋推吾鄉雪齋趙彥先。子覺。彥先乃故安定郡王超然居士令襟表之子也。其墨法本無宗承。但自少時篤好製造。集諸家名方。且招延良工。無方不試。無時不作。參合衆技。舍短取長。積日累月。遂造其妙。中興三廟。咸見貴重。名播遐邇。目無潘李。彥先所造墨至多。今物故已數十年。墨之在人間者。亦漸稀少。閒有藏得數笏者。與玉寶同貴。彥先亦已嗣王封。有子十四人。持麾把節。亦已大半。皆能紹其法。然各務從仕。鮮復留意。餘人得其傳者。有郡士黃元功。朱知常。諸葛武仲。詹從之。周達先。葉茂實。及天台陳伯叔琴隱。薛道士之徒。雖皆頗異常品。然較之眞雪齋所造。要之不及也。余與雪齋諸子姪。皆宛轉有嫻好。嘗爲余言。世俗相傳。咸以對膠爲奇。先公嘗云。此大不然。若用是法。非特堅頑難磨。且終不能黑。大抵當以十分爲率。而煤六而膠四。乃爲中度。但取煙貴輕。而杵貴多。自熟耳。膠次者。泛論大概如此。至其要妙。非言之所述也。按自熟句有脫誤。

論硯材

硯以端溪爲最。次則洮河。又次則古歙。又次則劍溪。此外如淮安辰溪諸郡。雖亦有之。然皆不足俎豆其間。端歙所產。皆有新舊坑之別。惟舊坑者爲上。今已淪爲深淵。不可復取。但聞人間時有收得者。亦絕希罕。新坑亦間有可採。然百不一二。端石有眼。本非硯之所貴。特以此表其真耳。故辯之者有活眼死眼之殊。活眼凡有數量。黃赤相間。所謂鵠鵠眼者乃佳。若但純黃或純綠色。模糊不明了者。則爲死眼。此無足取。兼多有僞爲者。須細察之。方可見也。歙石有四種紋。一曰刷絲。乃直紋也。二曰蘆葦。乃交羅紋也。三曰眉子。上有黃黑紋如眉。四曰金星。狀若灑金。此四紋者。惟刷絲爲上。其閒復有差等。但金星之質。最頑不堪用。洮石今亦絕少。歙之祁門有一種石。淡綠色而理細。土人以之爲假洮石。但性極燥。故爲賤耳。劍溪出黯淡灘。有石子。爲之妙甚。東坡所謂鳳珠。以爲出於北苑鳳山之珠。今其地初不聞有佳石。不知何以稱此。廬陵人工造澄泥瓦硯。規倣銅雀。然其質枯燥。又南中人以瑱璵琢硯。久則拒墨。漆硯亦然。本取漆匠案卓上自然久積者。質堅而銳。利於研磨。今人乃旋累漆僞爲。體虛而滑。不可用。大抵皆非硯之正材也。

大德三年歲次己亥六月十五日甲子。吉雲山塾人德甫乘龍子茅。端真敬書。

陳標與范石湖。張于湖。姜白石同時。約齋山人俞洪識。

右負暄野錄一帙。莫知何人所述。其發明古今碑刻及翰墨諸法。後又附以文房四寶之評。蓋博雅之士也。先君俾茅雲山草鈔。而不及再謄。遂致紙板散亂。至正七年五月初吉。梅雨連日。因理故書而緝之。計其歲月。則四十九載矣。光陰去速。可以慨歎。拜手而題于左。王東。

起善兄文府所藏諸書。僕獲觀者過半矣。間有予所好者。則假而鈔之不置。起善略無吝色。今夏又以是書見示。迺予所未見者。遂命表妹夫胡善長謄于□然堂。以爲清玩。起善先尊海粟先生。僕在童時雖識之。第生晚。不克親炙教誨爲恨。然公之遺書。傳之子孫。僕亦得觀覽。則拜賜多矣。

至正七年青龍丁亥六月旦日。里生古雍樊士寬謹識。

至正十九年歲在己亥三月四日。因祇直□□□公府。駐於左右鄰家。覽此。則知篆者邵鍊。繼其末。又有文房四說。云筆則取於兔毫。墨則妙於潘李。紙出蜀吳。硯出端歙。□刷絲直紋者云四妙。示故信筆記之時。同座有樞府斷事官廳王君守宗。分省理問所蔣彥祥也。聊記歲月云。

洞天清祿集

趙希鵠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唐宋叢書及讀畫齋叢書海山仙館叢書皆收有此書唐宋本多曼漉處且無趙希鵠序讀畫本經何焯鮑廷博校定全書分十一章有條不紊遠勝於唐宋本至海山則覆刻讀畫故據讀畫本排印

洞天清祿集序

唐張彥遠作閒居受用。至首載齋閣應用。而傍及醢醢肺羞之屬。噫。是乃大老姥總督米鹽細務者之爲。誰謂君子受用。如斯而已乎。人生一世閒。如白駒過隙。而風雨憂愁。輒居三分之二。其閒得閒者。纔一分耳。況知之而能享用者。又百之一二。於百一之中。又多以聲色爲受用。殊不知吾輩自有樂地。悅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聲。嘗見前輩諸老先生。多蓄法書、名畫、古琴、舊研。良以是也。明窗淨几。羅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時取古人妙蹟。以觀鳥篆螭書。奇峯遠水。摩挲鐘鼎。親見商周。端研涌巖泉。焦桐鳴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謂受用清福。孰有踰此者乎。是境也。閬苑瑤池。未必是過人鮮知之。良可悲也。余故會粹古琴、研古鐘鼎。而次凡十門。辯訂是否。以貽清修好古塵外之客。名曰洞天清祿。若香茶紙墨之屬。旣譜載而亡謬誤者。茲不復贅。觀者宜自求之。開封趙希鵠序。

洞天清祿集

古琴辯

古琴以斷紋爲證。蓋琴不歷五百歲不斷。愈久則斷愈多。然斷有數等。有蛇腹斷。有紋橫截琴面。相去或一寸。或二寸。節節相似。如蛇腹下紋。有細紋斷如髮千百條。亦停勻。多在琴之兩旁。而近岳處則無之。有面與底皆斷者。又有梅花斷。其紋如梅花頭。此爲極古。非千餘載不能有也。凡漆器無斷紋。而琴獨有之者。蓋他器用布漆。琴則不用。他器安閒。而琴日夜爲弦所激。又歲久桐腐而漆相離。破斷紋隱處雖腐。磨礪至再。重加光漆。其紋愈見。然真斷紋如劍鋒。僞則否。

僞作者。用信州薄連紙。先漆一層於上。加灰紙。斷則有紋。或於冬日以猛火烘琴極熱。用雪罨激裂之。或用小刀刻畫於上。雖可眩俗眼。然決無劍鋒。亦易辨。

古琴惟夫子列子二樣。若太古琴。或以一段木爲之。竝無肩腰。惟加岳。亦無焦尾。安焦尾處。則橫嵌堅木。以承弦。而夫子列子樣。亦皆肩垂而闊。非若今聳而狹也。惟此二樣。乃合古制。近世雲和樣。於岳之外。刻作雲頭。捲而下通。身如壺瓶狀。或以夫子樣。周徧皆作竹節形。名竹節樣。其異樣不一。皆非古制。又於第四弦下。安徽以求異。曰此外國琴。尤可笑也。

古琴有陰陽材者。蓋桐木面。陽日照者爲陽。背陽不面日者爲陰也。謂如不信。但取新舊桐木。置之水上。

陽面浮而陰必沈。雖反復之再三。不易也。更有一驗。古今琴士所未嘗言。陽材琴旦濁而暮清。晴濁而雨清。陰材琴旦清而暮濁。晴清而雨濁。此乃靈物與造化同機緘。非他物比也。

古琴最難得。過於精金美玉。得古材者。命良工旋製之。斯可矣。自昔論擇材者曰。紙甑、水槽、木魚、鼓腔、敗棺、古梁柱、棖桷。然梁柱恐爲重物壓損紋理。敗棺少用桐木。紙甑、水槽。患其薄而受溼氣太多。惟木魚鼓腔。晨夕近鐘鼓。爲金聲所入。最爲良材。然亦有敲損之患。別有擇材往監。今陳述之。昔吳越錢忠懿王能琴。遣使以廉訪爲名。而實物色良琴。使者至天台宿山寺。夜聞瀑布聲止在簷外。晨起視之。瀑布下淙石處。正對一屋柱。而柱且向日。私念曰。若是桐木。則良琴在是矣。以刀削之。果桐也。卽賂寺僧易之。取陽面二琴材。馳驛以聞。乞俟一年斲之。旣成。獻忠懿。一曰洗凡。一曰清絕。遂爲曠代之寶。後錢氏納土太宗朝。二琴歸御府。南渡初。流轉至雪川。葉夢得上之。此乃擇材之良法。大抵桐材旣堅。而又歷千餘年。木液已盡。復多得風日吹曝之。金石水聲感入之。所處在空曠清幽蕭散之地。而不聞塵凡喧雜之聲。取以制琴。烏得不與造化同妙。以此觀之。安琴之室。亦常如是不宜近塵穢婦女喧雜之地也。

工人供斤削之役。若繩墨尺寸。厚薄方圓。必善琴高士主之。仍不得促辦。如槽腹琴面之類。每一事畢。方治一事。必相度審思之。旣斲削去。則不復可增。度造一琴并漆。必三月或半年方辦。合底面必用膠漆。如皮紙厚。合訖。置琴於桌上。橫厚木於卓下。夾卓以篾絞縛之。依法匣訖。候一月方解。底灰必雜以金銅細屑。或磁器屑。薄如連紙。候極乾。再上一次。面灰用極細骨灰。如薄連紙。止一上。竝一月方乾。面上糙漆。僅

取遮灰光漆。糙底灰漆差厚無害。又徽者。繩也。準繩墨以定聲。尤宜留意。豈俗工所能哉。若製造之法。諸琴書備載。宜擇其善者參用之。

今人見琴池沼中有雷文。張越字。便以爲至寶。殊不知雷張皆開元天寶時人。去今能幾何。若得古材。依法留心斲之。雷張未必過也。惟求其是而已矣。

湖南有范氏曾守土。號范連州。自能斲琴。今有一琴。在折彥質參政家。其琴面乃用方二三寸許小桐木片。以膠漆湊成之。名曰百衲。彈之則與尋常低下琴無異。此何益哉。木不成段。聲必不應。又爲漆所礙。其窒塞可知。折氏至今寶之。尤可笑。今人或以琴材短不及式。自岳之外。別用桐木接之。亦不可也。

古琴漆色。歷年既久。漆光退盡。惟黯黯如海舶所貨烏木。此最奇古。而或者以其無光。磨而再漆之。不惟頓失古意。且滯琴之聲。此大戒也。

底面俱用桐。謂之純陽琴。古無此製。近世爲之。取其暮夜陰雨之際。聲不沈。然必不能達遠。蓋聲不實也。今人多擇面。不擇底。縱依法製之。琴亦不清。蓋面以取聲。底以匱聲。底木不堅。聲必散逸。法當取五七百年舊梓木。鋸開。以指甲掐之。堅不可入者方是。

桐木不宜太鬆。桐木太鬆而理疎。琴聲多泛而虛。宜擇緊實而紋理條條如絲綫密條達不邪曲者。此十分良材。亦以掐不入者爲奇。其掐得入者。粗疎柔脆。多是花桐。乃今用作漆器胎素者。非梧桐也。今人多誤用之。

桐木年久。木液去盡。紫色透裏。全無白色。更加細密。萬金良材。

古人以桐梓久浸水中。又取以懸竈上。或吹暴以風日。百種用意。終不如自然者。蓋萬物在天地間。必歷年多。然後受陰陽氣足。而成材之後。壯而衰。衰而老。老而死。陰陽之氣去盡。然後反本還元。復與大虛同體。其奇妙處。乃與造化同功。豈人力所能致哉。豈吹暴所能成哉。

有梧桐。生子如簸箕。有花桐。春來開花。如玉簪而微紅。號折桐花。有櫻桐。其實堪以榨油。有刺桐。其木偏身皆生刺如釘。堪作梁柱。四種之中。當用梧桐。詩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書曰。椅木梓實。而桐皮。卽今花桐也。花桐之實。正類梓實。桐卽今梧桐也。二者雖皆可以爲琴。而梧桐理疎而堅。花桐柔而不堅。則梧桐勝於花桐明矣。今取舊材。但知輕者爲桐。不知堅而輕者爲梧桐。毋怪乎滿天下無良琴也。但諺曰。新爲桐。舊爲銅。蓋指言梧桐也。

有楸梓。鋸開。色微紫黑。用以爲琴底者也。有黃心梓。其理正類櫟木。而極細。黃白不堪。若作器用。難朽。非琴材。漆木亦類梓。蓋取其漆液堅凝。古人亦以爲琴底。須不經取漆。而老大者方可用。

製琴腹至安鳳足處。須小阨之。過足則復寬之。蓋聲遇阨則不直達。過阨寬則復悠揚而去。所以韻長。乃唐雷文祕法。此論琴腹橫廣也。面底皆然。於阨處穿鑿足。

琴足宜用棗心黃楊。或烏木。蓋取其堅實。足之下須令平如鐵。切忌尖與凹。足之柄與琴之鑿。必大小相當。毋差毫釐。若柄小而以紙副之。琴聲必泛。岳軫焦尾。亦宜此三等木。切不可金玉犀象爲飾。多晦盜。

併爲琴害矣。

雷張製槽腹有妙訣。於琴底悉窪。微令如仰瓦。蓋謂於龍池鳳沼之弦。微令有脣。餘處悉窪之。正如今銅錢之背穿眼處。有弦凸起。令聲有關閉。既取其面底如瓦相合。而池沼之脣。又關閉不直達。故聲有所置而不散。豈論琴腹堅深也。余嘗見畢文簡公張越琴於池沼間。以指探之。果如此。

古之愛琴者。沒則戒子孫藏之塚間。或有用石匣者。復出而爲世用。多是聲沈闇闇然。蓋以受土氣多。溼氣勝耳。法當用大甑蒸之。以去溼氣。一蒸未透。再多蒸之。於風日處挂眼。經月聲復矣。

婺女浦江一士夫家。發地得琴。長大有斷紋。紹興閒。獻之御府。爲巨璫所阻。曰。此墟墓中物。豈宜進御。遂給還。其家至今寶之。雖聲帶濁。而以作廣陵等大曲。彈愈久而聲方出。此琴若用前蒸曝法。當無比矣。

南昌一士人家有古琴。而上三穿孔。然皆不當弦。不礙聲。號曰玲瓏玉。有達官以千緡疋市之而去。紹興諸暨一士大夫家。有一穿孔。亦不當弦。今已轉徙他處。

琴案須作維摩樣。庶案腳不礙人膝。連面高二尺八寸。可入膝於案下。而身向前。宜石面爲第一。次用堅木厚爲面。再三加灰漆。亦令厚。四腳令壯。更平不假坭扱。則與石案無異。永州石案面固佳。然太薄。必須厚一寸半許乃佳。若用木面。須二寸以上。若得大柏大栗木。不用膠合。以漆合之。尤妙。又見今人作琴卓。僅可容一琴。須闊可容四琴。長過琴三之一。試以案較琴聲。便可見。琴案上切不可置香爐雜物於前。吳自強雲山集云。於案面作小水槽。不必爾也。

前輩或埋瓮於地上鳴琴。此說恐妄傳。蓋彈琴之室。宜實不宜虛。最宜重樓之下。蓋上有樓板。則聲不散。其下空曠清幽。則聲透徹。若高堂大廈。則聲散。小閣密室。則聲不達。園囿亭榭。尤非所宜。若幽人逸士。於高林大木。或巖洞石室之下。地幽境寂。更有泉石之勝。則琴聲愈清。與廣寒月殿何異也。

挂琴不宜著壁。有土氣。惟紙糊格及漆格上。當風處爲妙。然須無人往來。小兒婦女貓犬所不到處。當挂時。則加袋以障塵。匣之則去袋。蓋袋能引溼氣。梅月須早入匣。以厚紙糊縫。安樓上陰涼處。琴匣之制。須低矮窄小。僅可容此琴。蓋令容受子口。仍釘鉸加鎖。若令僮僕抱琴。勿橫抱。多前遇物。觸損雲牙。不若於袋上作帶。攀豎背肩後。則不損。然攀須緊。不可寬。

露下彈琴而聲不乏。蓋陽材也。若鐘鳴雞唱。霜清月皎。以陽琴鼓之。聲更清徹。陰材則不然。

未彈琴。先盥手。手澤能膩弦。損聲。夏月尤甚。惟早晚差涼。宜弄琴。正午炎熱。非惟汗汗。天氣太燥。亦難爲弦。若陰涼處無害。

焚香。惟取香清而煙少者。若濃煙撲鼻。大敗佳興。常用水沈蓬萊。忌用龍涎篤耨。凡兒女態者。

彈琴對花。惟巖桂。江梅。茉莉。茶蘼。薝蔔等。香清而色不豔者方妙。若妖紅豔紫。非所宜也。

夜深人靜。月明當軒。香熱水沈。曲彈古調。此與羲皇上人何異。但須一更後。三更前。蓋初更人聲未寂。三更則人倦欲眠矣。

彈琴舞鶴。鶴未必能舞。觀者閔然。彈者心不專。此與觀優何異。非君子之事。

湍流瀑布。凡水之有聲處。皆不宜彈琴。惟澄淨池沼。近在軒窗。或在竹邊林下。雅宜對之。微風灑然。游魚出聽。其樂無涯也。

春秋二候。氣清而和。人亦中夜多醒。月色臨窗。披衣趺坐。橫琴膝上。時作小操。然須指法精熟。方可爲此。琴徽。古人所以不用金玉而貴蚌徽者。蓋蚌有光彩。得月光相射。則愈煥發。了然分明。此正謂對月。及膝上橫琴。設若金玉則否。今人少知此理。然當用海中產珠蚌。他蚌無甚光彩。道人彈琴。琴不清亦清。俗人彈琴。琴不濁亦濁。而況婦人女子倡優下賤乎。

古硯辯

世人論硯者。皆曰多用歙石。蓋不知有端。殊不知歷代以來。皆採端溪。至南唐李主時。端溪舊坑已竭。故不得已而取其次歙。乃端之次。其失一也。近時好事者作硯譜。惟分端溪上中下三巖。不知下巖惟有舊坑。無新坑。上中二巖。則皆有新舊坑。於歙亦然。其失二也。世之論端溪者。惟貴紫色。而不知下巖舊坑。惟有漆黑青花二種。初未嘗紫。無他。未曾睹古硯。其失三也。余慮世人貴耳鑒而無心賞。故述古硯辯。惟說端歙而不他及。蓋他石皆不及端歙。或強以爲硯。寧不差見子墨客卿乎。是說非老於用硯者。其孰知之。端溪下巖舊坑。卵石黑如漆。細濶如玉。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有眼中有暈。或六七眼相連。排星斗異形。石居水底。須千夫堰水汲盡。深數丈。篝火下絕。深入穴中。方得之。此品南唐時已難得。至慶歷間。坑竭。下巖舊坑又一種卵石。去臆方得。材色青黑。細如玉。有花點。如筍頭大。其點別是碧玉清瑩。與硯質不同。唐

吳淑硯賦所謂點滴青花是也。故名青花子石。今譌爲青花紫石。李長吉詩已誤作紫字。其實未嘗紫也。青點之中。或有白點如粟。排星斗異象。水滌方見。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此品南唐時已難得。慶歷閒坑竭。已上二品石。久用鋒鋌愈出。不退鈍。不假磨礱。下巖上有一坑。出此二種石。別無新坑。所謂新坑。蓋元坑已盡而別開一坑。下巖則否。

端溪中巖舊坑。石色紫。如新嫩肝。細潤如玉。有眼小如菉豆粒。純綠色而無暈。或有綠條紋。或白條紋如綫。蓋豎而圓者爲眼。橫而長者爲條紋。此種亦是卵石。外有黃臙包絡。扣之無甚聲。磨墨亦無聲。久用鋒鋌不退。不假磨礱。今此坑取之亦竭。中巖新坑。色淡紫。眼如鴛鴦。眼大重量而緊小。其中如瞳人狀。石老者扣之有聲。嫩者無甚聲。磨墨則微有聲。石有枯潤。潤者雖難得。然久用則鋒鋌退乏。必假磨礱。今此品難得。遂爲希世之寶。百研之中。見一二耳。世人見其希有。又未曾見古研。遂目此爲下巖舊坑。不知此去下巖已低三等矣。

端溪上巖新舊坑。皆色灰紫而粗燥。眼大如雄雞眼。扣之瑤然。磨墨相拒如鋸聲。久用則鋒乏。光如鏡面。不堪用。然舊坑差勝新坑。今士夫所藏研多此品。

他處石類端溪而非者。有一種潞石。出九溪潞溪。表淡青。裏深紫而帶紅。有極細潤者。然以之磨墨。則木塞而不鬆快。愈用愈光。而頑硬如鏡面。閒有金綫或黃脈直截如界行相閒者。號紫袍金帶。高宗朝戚里吳琚曾以進御。不稱旨。一種辰沅州黑石。色深黑。質粗燥。或微有小眼。黯然不分明。今人不知。往往稱爲

黑端相去天淵矣。今端溪民負販者，多市辰沅研璞而歸，刻作端溪樣，以眩士大夫，被獲重價。若辰沅人自鐫刻者，則大雕篆，或作荷蓮水波犀牛龜魚八角六花等樣，藻飾異常，雖極工巧，而材不堪用，此亦辯辰沅研之一法。

歙溪龍尾舊坑，色淡青黑，湛如秋水，竝無紋，以水溼之，微似紫，乾則否，細潤如玉，發黑如泛油，竝無聲，久用不退鋒，或有隱隱白紋，成山水星斗雲月異象，水溼則見，乾則否，此亦是卵石，故難得，大者極不過四五寸，多作月研，就其材也，或有純黑如角者，東坡最貴重，此品今得之亦貴重，不減端溪下巖，然龍尾舊坑雖極細，猶微澀墨，端溪下巖則直如鐵盤塌蠟矣，以此爲辨。南唐時方開龍尾舊坑，今已無之，新坑色亦青黑，無紋而粗燥，礪墨退筆，久用則鈍乏，有極大盈三尺者。

羅紋刷絲，金銀閒刷絲，眉子，四品新舊坑，四品舊坑，竝青黑色，紋細而質潤如玉，羅紋真如極細羅，刷絲如髮密，眉子如甲痕，或如蠶大，金銀閒絲亦細密，久用不退鋒，磨墨無聲，無闊大者，然皆次於龍尾舊坑，亦南唐時開坑，今已無，如得之，貴重不減龍尾舊坑，四品新坑，竝紋粗而質枯燥，且不堅，眉子，大者或長二三寸，刷絲，每條相去一二分，羅紋如羅花紋，拒墨如鋸，久用退乏，光硬，大者盈一二尺，甚大者三尺，金星新舊坑，竝麓燥淡青色，雖金星滿面，然礪墨退筆，久用退乏，大者盈尺，別有一種黑石，金星，姿質亞端溪下巖漆黑石，乃是萬州懸金崖金星石，色漆黑，細潤如玉，隱隱金星，水溼則見，乾則否，發墨如泛油，無聲，久用不退乏，非歙也，今萬崖亦已取盡，如得之，不減端溪下巖。

銀星新舊坑。竝麓燥。淡青黑色。有星處不堪磨墨。工人多側取之。置其星於外。謂之銀星牆壁。拒墨如鋸。久用退乏如鏡面。大者盈尺。

除端歙二石外。惟洮河綠石。北方最貴重。綠如藍。潤如玉。發墨不減。端溪下巖。然石在臨洮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爲無價之寶。耆舊相傳。雖知有洮研。然目所未睹。今有綠石硯名爲洮者。多是潔石之表。或長沙谷山石。潔石潤而光。不受墨。堪作砥礪耳。

荆襄鄂渚之閒。有團塊黑玉璞。正與端溪下巖黑卵石同。而堅縝過之。正堪作研。惟不如玉器出光留其鋒耳。但黑中有白玉相閒。甚者闊寸許。玉石謂之閒玉瑪瑙。其白處又極堅。恐梗墨。若用純黑處爲研。當在端溪下巖之次。龍尾舊坑之上。

硯匣不當用五金。蓋石乃金之所自出。金爲石之精華。子母同處。則子盜母氣。反能燥石。而又誨盜。法當用佳漆爲之。研雖低。匣蓋必令高過寸許。方雅觀。然只用琴光素漆。切忌用鈿花犀毗之屬。四角須布令極牢。不宜用紗。匣取其容研。而周圍寬三紙。或作阜絹襯尤妙。今人於匣底作小穴。小竅容指。本以之出研。而多泄潤氣。但令匣稍寬。不必留竅。或有墨汁流下。多汗几案。又或匣底之下作豹腳。取其可入手指。以移重研。此尤非所宜。蓋硯實則易發墨。虛則否。故古人作研。多實其趺。又加以絍褥。正爲是也。

古鍾鼎彝器辨

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其制器亦然。商器質素無文。周器雕篆細密。此固一定不易之論。而夏器獨不然。

余嘗見夏瑁戈於銅上相嵌以金其細如髮夏器大抵皆然歲久金脫則成陰歟以其刻畫處成凹也相嵌今俗譌爲商嵌詩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午前稍淡午後乘陰氣翠潤欲滴閒有土蝕處或穿或剝竝如蝸篆自然或有斧鑿痕則僞也銅器墜水千年則純綠色而瑩如玉未及千年綠而不瑩其蝕處如前今人皆以此二品體輕者爲古殊不知器大而厚者銅性未盡其重止能減三分之一或減半器小而薄者銅性爲水土蒸陶易盡至有鋤擊破處竝不見銅色惟翠綠徹骨或其中有一綫紅色如丹然尚有銅聲傳世古則不曾入水土惟流傳人間色紫褐而有朱砂斑甚者其斑凸起如上等辰砂入釜以沸湯煮之斑愈見僞者以漆調硃爲之易辨也

三代古銅竝無腥氣惟新出土尙帶土氣久則否若僞作者熱摩手心以擦之銅腥觸鼻可畏

識文夏用鳥跡篆商則蟲魚篆周以蟲魚大篆秦用大小篆漢以小篆隸書三國用隸書晉宋以來皆用楷書唐秦用楷隸三代用陰識謂之偃囊其字凹入也漢以來或用陽識其字凸閒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鐫碑蓋陰識難鑄陽識易成陽識決非三代物也

款識篆字以紀功所謂銘書鐘鼎款乃花紋以陽飾古器款居外而凸識居內而凹夏周器有款有識商器多無款有識

古人作事必精緻工人預四民之列非若後世賤丈夫之事故古器款必細如髮而勻整分曉無纖毫模

糊識文筆畫。宛如仰瓦而不深峻。大小深淺如一。亦明淨分曉。絕無纖毫模糊。此蓋用銅之精者。竝無砂顆一也。良工精妙。二也。不吝工夫。非一朝夕所爲。三也。今設有古器款識。稍或模糊。必是僞作。質色臭味亦自不同。

古者鑄器。必先用蠟爲模。如此器樣。又加款識刻畫。然後以小桶加大而略寬。入模於桶中。其桶底之縫。微令有絲綫漏處。以澄泥和水如薄糜。日一澆之。候乾再澆。必令周足遮護。訖解桶縛。去桶板。急以細黃土多用鹽并紙筋固濟於元澄泥之外。更加黃土二寸留竅中。以銅汁瀉入。然一鑄未必成。此所以爲貴也。

句容器非古物。蓋自唐天寶閒至南唐後主時。於昇州句容縣置官場以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甚輕薄漆黑。款細雖可愛。要非古器。歲久亦有微青色者。世所見天寶時大鳳環瓶。此極品也。

僞古銅器。其法以水銀雜錫末。卽今磨鏡藥是也。先上在新銅器上令勻。然後以醎醋調細硃砂末。筆蘸勻上。候如臘茶面色。急入新汲水滿浸。卽成臘茶色。候如漆色。急入新水浸。卽成漆色。浸稍緩。卽變色矣。若不入水。卽成純翠色。三者竝以新布擦令光瑩。其銅腥爲水銀所匱。并不發露。然古銅聲微而清。新銅聲濁而閔。不能逃識者之鑒。

古銅器入土年久。受土氣深。以之養花。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或謝則就瓶結實。若水秀。傳世古則否。陶器入土千年亦然。

古銅器多能辟異祟。人家宜畜之。蓋山精水魅之能爲祟。以歷年多耳。三代鍾鼎彝器。歷年又過之。所以能辟祟。范文正公家有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棊子。每至此時。則博棊中明如月。循環不休。又有十人家藏十二時鐘。能應時自鳴。非古器之靈異乎。

古之居官者。必佩印。以帶穿之。故印鼻上有穴。或以銅環相結。漢印多用五字。不用譬窠。篆止宜小篆。筆畫停勻。故左有三字者。右有二字。或左二字右三字者。其四字印。則畫多者占地多。畫少者占地少。五代以前尙如此。今則否。

古人惟鍾鼎祭器。稱功頌德。則有識。盤孟禹戒。則有識。他器亦有無識者。不可遽以爲非古。但辨其體質。款紋顏色臭味足矣。

字書曰。刁斗以行軍。晝炊夕擊。今世所見古刁斗。柄長尺四五寸。其斗僅可容勺合。如此則恐非炊具。擊之則可。此物乃王莽時鑄威斗。厭勝家所用耳。或於上刻貳師將軍字。及其他官號。尤表其僞。大抵刁斗如世所用有柄銚子。宜可炊一人食。卽古之刁。譌刁字爲銚字耳。字書以銚爲田器。不言可知也。銚斗亦如今有柄銚子。而加三足。余曾見之。辨其質與色。眞三代物。蓋刁銚皆有柄。故皆謂之斗。刁無足而銚有足耳。又字書以銚爲溫器。蓋古以鼎烹。大鼎則卒難至熱。故溫已烹之冷物。一二人食。則用銚。余所見者正然。

余獨及見漢館陶侯鼎。可容今三斗。則三代可知矣。然近世所存古鼎。或有容一升半升者。考其款識。則

真古物也。亦謂之鼎。鼎乃大烹之器。豈爾耶。此蓋古之祭器。名曰從彝。曰從。則其品不一。蓋以貯已熟之物。以祭宗廟。象鼎之器形。而實非鼎也。猶今之食器。亦有象鉶釜者。凡曰鬲。曰甗。曰甗。曰尊。其形有甚小者。皆然。故小尊或識曰寶尊彝。

古以蕭艾達神明而不焚香。故無香爐。今所謂香爐。皆以古人宗廟祭器爲之。爵爐則古之爵。狻猊爐則古之踞足豆。香毬則古之鬻。其等不一。或有新鑄而象古爲之者。惟博山爐乃漢太子宮所用。香爐之制始於此。亦有僞爲者。當以物色辨之。

餘姚一達官家有古銅盆。大如火爐。而周圍有十二環。婺州馬鋪嶺人家掘得古銅盆。兩環乃在腹之下。足之上。此二器文字所不載。或以環低者爲古敬器。

禹之聲尙文王之聲。以追蠡。趙岐注。以追爲鍾鈕。於義未安。追者。琢也。詩云。追琢其章。今畫家滴粉令凸起。猶謂之追粉。所謂追蠡。蓋古銅器款紋追起處漫滅也。趙氏釋蠡爲絕。亦非。蓋剝蝕也。今人亦以器物用久而剝蝕者爲蠡。

道州民於舂陵塚得古鏡。背上作菱花四朵。極精巧。其鏡面背皆用水銀。卽今所謂磨鏡藥也。鏡色略昏而不黑。竝無青綠色及剝蝕處。此乃西漢時物。入土千年。其質竝未變。信知古銅器有青綠剝蝕者。非三代時物無此也。

或傳嵯縣僧舍。治地得磚。有永和字。及得銅器。如今香爐而有蓋。蓋上仰三足如小竹筒。空而透上。筒端

各有一飛鶴。爐下亦三足。別有銅盤承之。

怪石辯

怪石小而起峯。多有巖岫聳秀嶽嵌之狀。可登几案觀玩。亦奇物也。其等有靈壁石、英石、道石、融石、川石、桂川石、邵石、太湖石。與其他雜出亦多等。今列於後。

靈壁石出絳州靈壁縣。其石不在山谷。深土中掘之。乃見。色如漆。閒有細白紋如玉。然不起峯。亦無巖岫。佳者如菌菴。或如臥牛。如蟠螭。扣之聲清越如金玉。以利刀刮之。略不動。此石能收香。齋閣中有之。則香雲終日盤旋不散。不取其有峯也。僞者多以太湖石染色爲之。蓋太湖石亦微有聲。亦有白脈。然以利刀刮之。則成屑。

英州出石如銅鑛。聲亦如銅。倒懸生巖下。以鋸取之。故底有鋸痕。大者或長七八尺。起峯至二三寸。亦几案奇玩。然色潤者可愛。枯燥者不足貴也。

道州石亦起峯可愛。但石粗。又枯燥之甚。且體脆不任衝撞。

融州有老君洞。所出石亦起峯。粗燥體脆。又甚於道州石。

川石奇聳高大可愛。然多人力雕刻後。置急水中舂撞之。其色枯燥。

桂川石靜江府所出。雖出自然。而石粗色不佳。閒有玲瓏者。雅宜置之花檻中。他無用也。

邵石寶慶府所出。色黑。多以作博棊子。或刻作筆架。竝無自然峯巒。

太湖石出平江太湖。土人取大材，或高一二丈者，先雕刻，置急水中，舂撞之，久久如天成。或用煙熏，或染之色，亦能黑，微有聲，宜疊假山。

紹興一士夫家有異石，起峯，峯之趾有一穴，中有水，應潮自生，以之供硯滴。嘉定閒，越帥以重價得之。東坡小有洞天石，石下作一座子，座中藏香爐，引數竅，正對巖岫閒，每焚香，則煙雲滿岫。今在豫章郡山谷家，其家珍重，常與告身同置一篋。

研屏辯

古無研屏，或銘研，多鑄於研之底與側。自東坡山谷始作研屏，既勒銘於研，又刻於屏，以表而出之。山谷有烏石研，銘屏，今在婺州義烏一士夫家，用南康軍烏石，蓋烏石堅耐，他石不可用也。

洪景廬夷堅志云：一士夫赴官就道，其子婦方懷妊，輜夫顛仆而半產，乃翁呼輜夫欲治之。夫曰：逗曉不辨道路，爲一石所礙，翁不信，親往視之，匾闊微如玉，良璞也。攜詣玉工，解作三片，青質白章，成山林雲月飛鳥像，歷歷分明，自取其二，以一謝玉工。工治作屏，因貴璫以獻御府，惜其無對，召工問之，工具以士夫姓名對，被旨以重賞宣取，湊成三屏，置之玉虛殿。

永州祁陽縣石，雖成紋，然景叢雜不清楚，又多刻畫而成，以手摸之，有凸凹可驗，閒有自然者，不甚佳。蜀中有石，解開自然有小松形，或三五十株，行列成徑，描畫所不及，又松止高二寸，正堪作研屏，屏之式止須連腔腳高尺一二寸許，闊尺五六寸許，方與蓋小研相稱。若高大非所宜，其腔宜用黑漆或烏木，不

宜用鈿花犀毗之屬。

取名畫極低小者。嵌屏腔亦佳。但難得耳。古人但多留意作阮面大如小盃者。亦宜嵌背。苟非名筆。則不可。或用古人墨蹟亦妙。

筆格辯

筆格惟黑白琅玕三種玉可用。須鐫刻象山峯聳秀而不俗方可。或碾作蛟螭尤佳。嘗見一士人家用玉作二小兒交臂作劇。面白頭黑而衣紅。腳復白。以之格筆。奇絕。或以小株珊瑚爲之。以其有枝可以爲格也。

銅筆格須奇古者爲上。然古人少曾用筆格。今所見銅鑄盤螭形圓而中空者。乃古人鎮紙。非筆格也。靈璧、英石自然成山形者可用。於石下作小漆木座。高寸半許。奇雅可愛。

象牙烏木作小案。面上穴四竅。下如座子。洗筆訖。倒插案上。水流向下。不損爛筆心。

水滴辯

余嘗見長沙同官有小銅器。形如桶。可容今一合。號右軍研水盂。其底內有永和字。此必晉人貯水以添研池者也。古人無水滴。晨起則磨墨汁盈研池。以供一日用。墨盡復磨。故有水盂。

銅性猛烈。貯水久則有毒。多臈筆毫。又滴上有孔。受塵水所以不清。故銅器不可用。金銀錫者尤猥俗。今所見銅犀牛天祿螭之屬。口銜小孟者。皆古人以之貯油點燈。今人誤以爲水滴耳。止堪作几案玩具。

白玉或瓊子玉其色既白若水稍有泥淀及塵汙立見而換之此物正堪作水滴上加綠漆荷葉蓋蓋之蓋側作小穴以小杓柄嵌穴中永無塵入若當中作滴子則塵必入如無玉器用古小磁盂貯水亦佳

古翰墨真蹟辯

北紙用橫簾造紙紋必橫又其質鬆而厚謂之側理紙桓溫問王右軍求側理紙是也南紙用豎簾紋必豎若二王真蹟多是會稽豎紋竹紙蓋東晉南渡後難得北紙又右軍父子多在會稽故也其紙止高一尺許而長尺有半蓋晉人所用大率如此驗之蘭亭押縫可見

王氏所藏右軍建安帖真蹟今在長沙士夫家其帖本云四月五日羲之報建安靈樞至胡世將會以此帖勒於豫章其建安靈樞字提起別作一行蓋古人簡帖寫至他人或稱尊長者舊處皆如今提空此常禮也余屢見硬黃做書亦然今長沙所見建安二字乃與羲之報字相連而不提空豈有碑提空而真蹟反不提空者此乃揭淳化閣帖贋作無疑蓋太宗朝刻淳化閣帖乃侍書待詔王著摹勒著小人不學故於古人提空處皆連屬之此猶可也至於蟲鼠侵蝕與字之漫滅者皆不空缺而牽強聯之故多讀不成句鬻書者多以故紙浸汁染贋蹟又以墨雜朱作爲印章令紙闇殊不知塵水浸紙表裏俱透若自然舊者其表色故其裏必新微揭視之則見矣古人印章必用上等朱譬如古畫著色愈久愈新初未嘗昏闇也

硬黃紙唐人用以書經染以黃蘗取其辟蠹以其紙加漿澤瑩而滑故善書者多取以作字今世所有二

王真蹟。或用硬黃紙。皆唐人做書。非真蹟。

顏魯公之後。寓居永嘉。好事者守郡。聞其家有魯公真蹟一篋。以獄事羅織之。而擇其尤者。摹郡齋。篋書遂歸泉南好事者。晚年卜居武夷之下。以聲伎自隨。一夕暴雨。洪水發。漂所居。無蹤跡。其人暴尸溪側。篋不知所在。

朝中名賢書。惟蔡莆陽、蘇許公、易簡、蘇東坡、黃山谷、蘇子美、秦淮海、李龍眠、米南宮、吳練塘、傅朋、王逸老。皆比肩古人。莆陽典重有法度。許公無愧楊法華。東坡草聖。得意咄咄。逼顏魯公。山谷乃懸腕書。深得蘭亭風韻。然行不及真。草不及行。子美乃許公之孫。自有家法。草聖可亞張長史。淮海專學鍾王小楷。姿媚遒勁可愛。龍眠於規矩中時見飄逸。練有晉人風度。南宮本學顏。自成一家。於側掠擎趯。動循古法度。無一筆妄作。練塘深入大令之室。時作鍾體。逸老草殆欲欺凌懷素。或謂過之。

古今石刻辯

北紙用橫簾。其質鬆而厚。不甚滲墨。以墨拂之。如薄雲之過青天。猶隱隱見紙白處也。凡北碑皆然。且不用油蠟。可辨。北墨多用松煙。故色青黑。更經蒸潤。則愈青矣。南墨用油煙。故墨純黑。且有油蠟。可辨。碑文欲辨墨者。皆放此。

徽宗御府所儲書。其前必有御筆金書小楷標題。後有宣和玉瓢御寶。淳祐壬寅。於臨安客舍。見永嘉一

士人藏一帖。乃唐人硬黃。倣右軍書。前有金字御筆云。王右軍書長者帖。後有宣和玉瓢樣御寶。今售墨蹟者。或云古人真蹟。皆筆勢相聯屬。後世贋作者。必逐字爲之。殊不知此論行草者也。若楷書則此論難用。古人真蹟。字畫雖不聯。而意實相聯屬。觀其意可也。若泥其說。誤矣。

古人晨起。必濃磨墨汁滿硯池。以供一日之用。用不盡則棄去。來早再作。故研池必大而深。其真草篆隸。皆用濃墨。至行草過筆處。雖如絲髮。其墨亦濃。近世惟吳傳朋深得古人筆法。其他不然也。

以紙加碑上。貼於窗戶閒。以游絲筆就明處圈却字畫。填以濃墨。謂之響榻。然圈隱隱猶存。其字亦無精采。易見。

世言紙之精者。可支千年。今去二王纔八百餘年。而片紙無存。不獨晉人。如唐世善書之蹟。甫三百餘年。亦稀如星鳳。何也。嘗攷其故。蓋物之奇異者。常聚於富貴有力之家。一經大盜與水火。則舉羣失之。非若他物散落諸處。猶有存者。桓元之敗。取法書名畫。一夕盡焚。所喪幾何。良可悲也。

太宗朝。搜訪古人墨蹟。令王著銓次。用栗木板摹刻十卷於祕閣。故時有銀錠紋前有界行目錄者是也。當時用李廷珪墨拓。打揩之不汙手。乃親王宰執使相除拜賜一本。人閒罕得。當時每本價已八百貫文。至慶歷閒。禁中火災。其板不存。今世所見閣帖。多乏精神。焉有絳帖以閣本重摹。而祕閣反不如絳帖精神乎。則此可以觀也。

絳州法帖二十卷。乃潘舜臣用淳化帖重摹。而參入別帖。然比今所見閣帖。精神過之。舜臣事力單微。而

自能鐫石。雖井闌階砌。皆徧刻無餘。所以段數最多。或有長尺餘者。舜臣死。二子析而爲二。長者負官錢。沒入上十卷於絳州。絳守重摹下十卷足之。幼者復重模上十卷。亦足成一部。于是絳州有公私二本。靖康兵火。石竝不存。金人百年之間。重模至再。慶元閒。予官守長沙。嘗見舊宰執家。有南渡初親自北方攜得舜臣元所刻本。未分析時二十卷。其家珍藏。非得二千緡官陌。不肯與人。乃北紙北墨。精神煥發。視金國所模者。天淵矣。

淳化閣帖旣頒行潭州。卽模刻二本。謂之潭帖。余嘗見其初本。當與舊絳帖鴈行。至慶歷八年。石已殘闕。永州僧希白重摹。東坡猶嘉其有晉人風度。建炎金騎至長沙。守城者以爲砲石。無一存者。紹興初。第三次重模。失真遠矣。

劉次莊摹閣帖於臨江。用工頗精緻。且石堅。至今不曾重模。獨二卷略殘闕。然拓本旣多。頗失鋒芒。今若得初本鋒芒未失者。當在舊絳帖之次。新潭帖之上。然其釋文閒有譌處。

上蔡臨模絳帖上十卷。雖比舊絳帖少下十卷。而迴出臨江之上。余嘗見於長沙兩府劉轅家。

武岡軍重摹絳帖二十卷。殊失真。且石不堅。易失精神。後有武臣守郡。嫌其字不精采。令匠者卽舊畫再刻。謂之洗碑。遂愈不足觀。其釋文尤舛繆。然武岡紙類北紙。今東南所見絳帖。多武岡初本耳。驗其殘闕處。自可見。

彭州亦刻歷代法帖十卷。不甚精采。紙色類北紙。人多以爲北帖。

元祐中奉旨以淳化閣帖之外續所得真蹟刻續法帖元本在禁中後過太清樓今會稽重模本亦不減古絳帖也

淳化祕閣帖板雖禁中火災不存而真蹟皆藏御府至徽宗朝奉旨以御府所藏真蹟重刊於太清樓而參入他奇蹟甚多其中有蘭亭帖者是也名曰太清樓帖

高宗聖學天成奎文煥發肆筆成書垂法萬世壽皇重規疊矩宸畫尤妙兩朝訪遺書多得晉唐舊蹟至淳熙閒奉旨以御府珍儲模勒入石名淳熙祕閣續帖置祕書省寶慶火災其石不存

汝帖乃王案輔道摘諸帖中字牽合爲之每卷後有汝州印爲黃伯思所掊擊不直一文今會稽又以汝帖重開謂之蘭亭帖其實汝之靡耳

宋宣獻公刻賜堂帖於山陽金鄉首載古鍾鼎識文絕妙但二王帖詮擇未精今石不存胡龍學世將刻豫章法書種種精妙今已重模後有小字隸書范忠宣公子弟戒者是初本許提舉閑刻二王帖於臨江模勒極精然少詮擇廬江李氏刻甲秀堂帖前有王顏書多世所未見但繼以本朝名公書頗多大抵今人書自當作一等耳曹尚書彥約刻星鳳樓帖於南康軍雖以衆刻重模而精善不苟竝無今人書韓郡王侂胄刻羣玉堂帖所載前代遺蹟多所未見者後亦多今朝人書韓敗後入祕書省

蘭亭帖世以定武本爲冠自薛珣作帥別刻石易去於元石鐫損天流帶右四字以惑人然元本亦有法可辨鐫損四字一也管弦之盛字上不損處若八字小龜形二也是日也觀宇宙兩行之閒界行最肥而

直界伸腳十字。下出橫闌外。三也。管弦之盛。盛字之刀。鋸利如鉤。四也。痛字改筆處不模糊。五也。興感之由。由字類申。列敘之列。其豎如鐵釘。此其大略也。然定武又自有肥瘦二本。而鐫損者乃瘦本。爲真定武無疑。何以知之。今復州本以真定武本重模。亦鐫損四字。其字極瘦。王順伯、尤延之、爭辯如聚訟。然瘦本風韻竟勝。豈能逃識者之鑒。其瘦本之石。宣和閒就薛珣家宣取入禁中。龔於睿思殿東壁。建炎南渡。宗澤遣人護送此石至維揚。金犯維揚。不知所在。或云金人以氈裘裹之。車載而去。世傳二王帖皆以真蹟模勒。獨樂毅論就石書丹。其石在高學士紳家。已殘缺至海字。後轉屬趙立之處。今重模者。後猶有趙立之印。余嘉熙庚子。自嶺右回至宜春。見元本於一士人家。用北紙北墨。無一字殘缺。而清勁遒媚。正類蘭亭字形。比今世所見重摹本。幾小一倍。此蓋齊梁閒拓本。真人閒希有之寶。元常力命帖。惟北本與潭州本佳。他無足取。

顏碑在南方者尙多。麻姑壇記。吳興石柱記。舊本干祿字。妙喜寺記。西林題名。皆絕品也。

歐陽小字千文在邢州。溫彥博墓志在東京。九成宮碑。仲夏蘭若二帖。化度寺碑。丹州刺史碑。竝在北方。會稽高續古家有重模化度寺碑。咄咄逼真。

鴈塔題名帖。有北宋。有彭州本。然北本爲上。彭本頗失真。

徐騎省鉉。深得古小篆法。有篆千文。刻石南昌。精妙無愧古人。今已重模失真。

余溯瀟湘。歷衡潭永全道五郡。竝無古刻。惟道州有漢綏蠻校尉熊君之碑。若浯溪中興頌。乃唐中世所

立爾亦已石乏。工人每因舊蹟加洗刻。以爲衣食業。故愈失真。

余嘗見南嶽一僧云。衡山多秦漢以來碑。在林莽蔽翳間。寺僧懼爲官司所擾。匿不敢言。亦不敢遷至屋下。故愈爲霜露剝蝕。良可歎也。

山陰僧僞作王大令書保母墓志。韓侂冑以千緡市其石。予每疑其贋作。殊無一點大令氣象。及見東坡所作子由保母墓志語。則僧實僞也。

古畫辯

古人遠矣。曹不興、吳道子。近世人耳。猶不復見一筆。況顧陸之徒。其可得見之哉。是故論畫。當以日見者爲準。若遠指古人曰。此顧也。此陸也。不獨欺人。實自欺耳。故言山水。則當以李成、范寬、花果則趙昌、王友。花竹翎毛則徐熙、黃筌、崔白、崔順之。馬則韓幹、李伯時。牛則厲范二道士。仙佛則孫太古。神怪則石恪。貓犬則何尊師。周炤得此數家。已爲奇妙。士大夫家。或有收其真蹟者。價已千金矣。何必遠求太古之上耳。目所不及者哉。

李營丘作山水。危峯奮起。蔚然天成。喬木倚磴。下自成陰。軒薨閒雅。悠然遠眺。道路窈窕。儼然深居。用墨頗濃。而皴斲分曉。凝坐觀之。雲煙忽生。澄江萬里。神變萬狀。余嘗見一雙幅。每對之。不知身在千巖萬壑中也。

范寬山川渾厚。有河朔氣象。瑞雪滿山。動有千里之遠。寒林孤秀。挺然自立。物態嚴凝。儼然三冬在目。

趙昌折枝有工。花則含煙帶雨。笑臉迎風。果則賦形奪真。莫辨真僞。設色如新年。遠不退。王友乃昌之上足。賦采入昌之室。寫生則未逮。繼友之後者。惟長沙吳澤也。

徐熙乃南唐處士。腹飽經史。所作寒蘆荒草。水鳥野鳬。自得天趣。黃筌則孟蜀主畫師。目閱富貴。所作多綺園花錦。真似粉堆。而不作圈綫。孔雀鸛鷀。豔麗之禽。動止生意。

崔白多用古格。作花鳥必先作圈綫。勁利如鐵絲。填以衆采。逼真。所作荷蘆。颯然風生。順之乃白之孫。綽有祖風。所作翎毛。獨步天下。上有御寶。乃順之所作。玉虛殿立屏面。流落人間。徽廟已艱得之。

韓幹與李杜同時。所作馬。世閒見一二長幀。上作街道闌干。有作馬攏。并無他物。其馬神駿。不可名狀。伯時惟作水墨。不設色。其畫殆無筆跡。凡有筆跡重濁者。皆僞作。其餘人物面相尤妙。

厲歸真。范不泯。皆異人。厲多作寒林。而牛則遠觀如活。近視有未工處。范多作楊柳。筆頗嫩。而牛亦不及厲。然二家近時所無。

孫太古。蜀人。多用游絲筆。作人物。而失之軟弱。出伯時下。然衣褶宛轉曲盡。過於李。

石恪。亦蜀人。其畫鬼神奇怪。筆畫勁利。前無古人。後無作者。亦能水墨作蝙蝠水禽之屬。筆畫輕盈。而曲盡其妙。

何尊師。不知何許人。周炤。則熙寧畫院祇應。所作貓犬。何則有士夫氣。周則工人態度。然生動自然。二家皆有。

古畫多直幅。至有畫身長八尺者。雙幅亦然。橫披始於米氏父子。非古制也。

河北絹經緯一等。故無背面。江南絹則經粗而緯細。有背面。唐人畫或用搗熟絹爲之。然止是生搗。令絲褊不碍筆。非如今煮練加漿也。古絹自然破者。必有鯽魚口與雪絲。僞作者則否。或用絹包硬物。椎成破處。然絹本堅易辨。

古畫色黑。或淡黑。則積塵所成。自有一種古香可愛。若僞作者。多作黃色。而鮮明無塵暗。此可辨也。古畫軸多作簪頂。軸小而重。今人所用。多如蔗段。大而輕。古人用棗木降真。烏木象牙。他木不用也。

米南宮多游江湖間。每卜居。必擇山水明秀處。其初本不能作畫。後以目所見。日漸模放之。遂得天趣。其作墨戲。不專用筆。或以紙筋。或以蔗滓。或以蓮房。皆可爲畫。紙不用膠礬。不肯於絹上作一筆。今所見米畫。或用絹者。皆後人僞作。米父子不如此。

臨江楊无咎補之。學歐陽率更楷書。殆逼真。以其筆畫勁利。故以之作梅。下筆便勝花光仲仁。補之嘗游臨江城。中一倡館。作折枝梅於梁上矮屋。至今往來士夫。多往觀之。倡藉以壯門戶。端平閒。爲偷兒竊去。其壁車馬頓稀。今江西人得補之一幅梅。價不下百千匹。又詩筆清新。無一點俗氣。惜其生不遇蘇黃諸公。今人止以作梅目之。端無品題之者。

郭忠恕石恪厲歸真。范不泯輩。皆異人。人家多設絹素筆硯。以俟其來而求畫。然將成必碎之。閒有得之者。不過一幅半幅耳。李營丘。范寬。皆士夫。遇其適興。則留數筆。豈能有對軸哉。今人或以孤軸爲嫌。不足

與之言畫矣。

擇畫之名筆。一室止可三四軸。觀玩三五日。別易名筆。則諸軸皆見風日。決不蒸溼。又輪次挂之。則不令惹塵埃。時易一二家。則看之不厭。然須得謹愿子弟。或使令一人細意舒卷。出納之日。用馬尾或絲拂輕拂畫面。切不可用機拂。室中切不可焚沉香。降真腦子。有油多煙之香。比宜蓬萊甲箋耳。窗牖必油紙糊。戶口常垂簾一。畫前必設一小案。以護之。案上勿設障畫之物。止宜香爐琴硯。極暑則室中必蒸熱。不宜挂壁。大寒於室中漸著少火。令如二月天氣候。挂之不妨。然遇夜必入匣。恐凍損。

畫不脫落。不宜數裝背。一裝背則一損精神。此決然無疑者。墨蹟法帖亦然。古畫絹胞。以手指點之。皆能破損。一壞則不復可救。又有酒餘污染。食後油膩。此皆大戒。切須片紙先寫此說。粘窗閒以呈客。方可引客入觀。然又有以此獲罪於貴客者。所以人家有法書名畫。止可時以自娛。苟以奇品自銜。成賈禍之媒。切宜謹之。墨蹟法帖亦然。若古鐘鼎尤胞。爛手觸之則糜潰。米元章之言如此。

人物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飛禽走獸。精神逼真。山水林泉。清潤幽曠。屋廬深邃。橋約往來。山腳入水。澄明。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雖不知名。定爲妙手。人物如尸似塑。花果類瓶中所插。飛禽走獸。但取皮毛。山水林泉。模糊遮掩。屋廬高大不稱。橋約強作斷形。山腳不澄明。及水源無來歷。凡此數病。皆謬筆也。

郭熙畫於角有小熙字印。趙大年、永年，則有大年某年筆記、永年某年筆記。蕭照以姓名作石鼓文書。崔順之書姓名於葉下。易元吉書於石閒。王晉卿家藏，則有寶繪堂方寸印。米元章有米氏翰墨、米氏審定真蹟等印。或用團印，中作米芾字如蛟形。江南李主所藏，則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陳簡齋則有無住道人印記。蘇武功家則有許國後裔、蘇耆國老等印。東坡則用一寸長形印。文曰趙郡蘇軾圖籍。吳傅朋則曰延州吳說私印。

石恪作飛鼠，張之則鼠不入室。何尊師作貓，則鼠皆遠避。宮洞於雪川，長興成山寺羅漢壁上作猿鶴，皆走而復歸。吳道子作出水小龍，在姑蘇達官家。舒之則雲霞生。信州懷玉山有畫羅漢，郡中每迎請祈雨，常有一二身飛還寺中。

宋復古作瀟湘八景，初未嘗先命名。後人自以洞庭秋月等目之。今畫人先命名，非士夫也。

近世畫手絕無。南渡尚有趙千里、蕭照、李唐、李迪、李安忠、栗起、吳澤數手。今名畫工絕無。寫形狀略無精神。士夫以此爲賤者之事，皆不屑爲。殊不知胸中有萬卷書，目飽前代奇蹟，又車轍馬跡半天下，方可下筆。此豈賤者之事哉。

唐盧楞伽筆，世人罕見。余於道州見所畫羅漢十六，衣紋真如鐵綫，惟崔白作圈綫，頗得緒餘。至伯時萬不及也。

畫無筆蹟，非謂其墨淡模糊而無分曉也。正如善書者藏筆鋒，如錐畫沙，印印泥耳。書之藏鋒，在乎執筆

沈著痛快。人能知善書執筆之法。則知名畫無筆蹟之說。故古人如孫太古。今人如米元章。善書必能畫。善畫必能書。書畫其實一事爾。

人物鬼神生動之物。全在點睛。睛活則有生意。宣和畫院工。或以生漆點睛。然非要訣。要須先圈定目睛。填以藤黃。夾墨於藤黃中。以佳墨濃加一點作瞳子。須要參差不齊。方成瞳子。又不用塊然。此妙法也。臨者謂以元本置案上。於傍設絹素。像其筆而作之。謬工決不能如此。則以絹加畫上摹臨之。墨稍濃。則透汙元本。頓失精神。若以名畫借人摹臨。謂是棄也。就人借而不從。尤非名鑒者也。米元章就人借名畫。輒模本以還。而取其元本。人莫能辨。此人定非鑒賞之精也。

唐小李將軍始作金碧山水。其後王晉卿、趙大年、近日趙千里皆爲之。大抵山水初無金碧水墨之分。要在心匠布置如何爾。若多用金碧。如今生色罨畫之狀。而略無風韻。何取乎與水墨異。其爲病則均耳。畫忌如印。吳道子作衣紋。或揮霍如蓴菜條。正避此耳。由是知李伯時、孫太古專作游絲。猶未盡善。李尙時有逸筆。太古則去吳天淵矣。

此書近時刻本。皆譌清祿爲錄。且去集字。又謬分爲十一門。似未詳讀本序者也。古畫辨中。次第亦多錯亂。皆當以此本爲正。康熙癸巳。義門何焯記。

右本傳自陸朗夫中丞家。元澹生堂鈔本。經何義門手校者。較胡文煥刻本多一十九條。又不特如義門所云序次不同而已。寶之寶之。

乾隆乙卯七夕。鮑廷博書於西湖沈莊。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錄野暄負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平

發行人

王長沙南正路
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董雲廷 孫平治)

G 一六三二上

